

音註韓文公文集

六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諫於詩書一作於春秋雜出於傳記而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用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鬣音微說文髮鬣也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一有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洪曰柳子厚與韋中立學士書云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於不暇熟又挈挈面東如是者數矣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子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豈一作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



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指兀兀一作

乾乾音窟選終日乾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音餘

淮南子兕牛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與切所以藉復又

不復以角之漏張皇幽眇尋隊主緒之茫茫一作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有字無沉浸濃一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如徐里切北舜生以禹生梁大孝緯安

也下胡無涯周誥殷盤信屈木勿聳牛交切元結曰聳

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可謂閱

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

一作且宜先生之於為為字無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音致礙不行也一作人尔切

後動輒得咎斬首為御史遂一作竄南夷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首持舊史三年博士作三為博士按公

子博丁亥分教東都生壬辰自日方負外郎為國子博

史在癸未歲自丙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

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百尾已四年矣王川子有常

州孟言不座上聞公負外股國子王首云國學太類類謂

此也此洪慶善年普之說按周况妻韓氏墓誌云愈於時

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新史云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

司東都三歲為真則丙戌為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不可

整而為二博士十三命與仇謀取唐史敗幾時冬暖而兒蹠

寒年登一作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音

細木為桷樽櫨上音木侏儒攬音隈力回切闌魚

梁屋大即明槩也禮記君入門介拂闌徒默切廣韻闌門也

切說文門柶爾雅在地謂之梟居又音琰鼓類及又作

即明槩也禮記君入門介拂闌

居開也 棟音眉代也爾雅棟謂 各得其宜一作施 以成室屋無

室者匠民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音瘦牛溲主

馬教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胥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呂角切一作犖犖 為傑校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子西軻好辯孔道以明

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一作守正 大論一作倫 以興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

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

雖多而不要平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

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音糜亦易吾 廩粟子不知耕婦

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 窺陳篇

一作編 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一作非 幸

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

之有云計班資之崇庠音卑下也呂氏春秋確乎其節之

忘量已一作已量 之所稱去聲 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契吉切

禮以計詁 匠氏之不以杙音七莊子求狙猴之 為楹而訾音紫

醫胥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稀音喜又音希楚人呼

陽昌蒲也一寸九節久服延年

本政

周之政文既一有有字 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

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

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矣於忠我一作

吾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

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忠枝辭珠正紛紊糾

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
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數尾切論語不悱不發注
然非矣謂不可守遽其據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
復後字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
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
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
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
茫乎天運宵音窳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
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有宅於山者知
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

四六八十一 昌文十二

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音諫鎮鑄也莊子固

鑄音諫鎮鑄也莊子固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
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屈強物切強居之間而不知為

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
材力為之而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

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一無而不為三字非材力不足為一字者次

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為一字者先事而思則

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
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

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

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其矣嗚呼

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音育育音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

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與豹非不魏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朽者王承福傳

朽音烏泥鏝山論語不可朽也

朽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動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鏝音官切朽且爾雅鏝謂之朽後同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朽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

四十七

少小

古文十二

六

云

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趙作捨鏝一日以嬉夫鏝易能

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

亦其宜也吾特

一作特

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

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矣

墟丘於切

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一有其一

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

曰

一無日字

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一有而字怠

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彊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

不口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己之不可彊

彊一本作能

又

不可而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一有者邪抑
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
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
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
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一有也字若立吾家
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
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
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一作蓄其妻子其肯勞
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一作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
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覽一作覽焉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一無是字無勇也余生四十
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洪曰四十有
十有八年按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祭老成云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不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
搖者日益落以此觀之公未四十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
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一作干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一作干今之時既
飽而嬉蚤夜以无為嗚呼余乎其无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

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一作馬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
傾謂為御汝不懲邪而嗽尼交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
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
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作善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
為愧捨也為狂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
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音貝齒之尚少庸
有不思今其老矣不謹胡焉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一作然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
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
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占憎揜
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一作
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一作
則宜然

後漢三取具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焉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音經濁水詩涇以胃濁注涇胃相入而清濁異後漢長陵臨涇岸頗壅其

流好學有志鄉人一作里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

篇以赦為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自一無自字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

後果敗以此有穀佃他歷切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

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

大正三十四年 昌言十二 九 宋

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

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嗚呼

先生

諱辯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

奇之會有以晉肅行上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

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談一篇承命欣然

旁若無人仍曰高軒過二公大驚命繼而還

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它日舉進士或

諉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文幽閑鼓吹

云賀以詠詩謁愈愈送客出歸極困解帶旋讀之

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欲摧甲光向日

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

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此衆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聽者不察也一有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一有若不

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兩丘與藍音丘烏藍音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為藍之類是也今賀

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平為犯嫌名律平父名

晉肅定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

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

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微又曰某在斯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者若肅相公名完康王釗音昭周康王名書用敬保元子釗之孫

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又曰湯衣而吊

之時有騏期一有者字杜祥字伯度漢之時有杜度昔魏時人以其名同武

帝故因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

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

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一無

二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勢秉饑

也詳近代太祖廟諱勢近代太宗廟諱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立言一作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

之典賀舉一無舉字非進士為可耶一無耶字趙作與字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一作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亦可以止也一作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

周公孔子曾參季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

趙作者趙作官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

參者耶

訟風伯訟一作護

惟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
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雪漫與漫同楚辭不寢兮將欲
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賜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
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將獨一作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
求其時兮修祀事羊其甚肥兮酒其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
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
鑠之使氣一作不得化寒之使雲氣一作不得施嗟爾風伯
一有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
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一作
涉傷

伯夷頌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
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

大二十八小百八十

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
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絕糧耳余謂武王伐
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
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不然則商之三
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
不死何以皆得為仁耶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
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
伯夷者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
明萃蘇邨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
殷之二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
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
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躬既滅矣天下宗周

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一作其教遊于鄉

之校眾口訾訾虛驕切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

以成美夫豈及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

否音鄙惡也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聳邦

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

其已衰謗者使監古也切詩何用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此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

君一作交暢旁達一作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

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注曰國語云驥雖使奄楚以環擇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

相國鄭公細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一有來愈再

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月一作

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讒於相國之

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

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

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

或立話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

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

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

是三者於敵已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音攀又音班引也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貨一作宿貨以鈞敵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虛有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一作宰相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甫與裴公地者子其慎與一無與字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安夜歸私自尤曰咄而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物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又自一無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取具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

蔡

昌文卷十三

二

外三十一

不惑公正則不遜讒邪敢大一作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一作能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一作懼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一作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一作焉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于色南陽公一有字舉錯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

杜明三

韓文十三

三

森

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一無人乎凡在此一無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一有能字為南陽公愛之又一作且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音上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音上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

小三十七

韓文十一

四

黃

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一作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劊楚良切傷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圍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理瞻傷察劊視折傷殘餓羸倫為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一作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

於兩州一作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

遠時事云南霽雲乞救於賀蘭也賀蘭一無也賀嫉

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

不聽其語彊其兩留之具一作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

慷慨上口莽切語曰雲來時睢音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

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

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

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

其上直略輒半箭一作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

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

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二有雲雲未應巡呼

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

也公有言雲敢不死所不屈張藉曰有子嵩者少依於

巡及其一作起事嵩嘗在圍中籍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

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

藉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髮若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一作讀此嵩曰未熟也

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

卷不錯一字嵩驚焉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

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

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

草巡有守睢陽詩云按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國海

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靡靡黃塵起時將白日月塵裏廢

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

三

三

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一作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一作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而字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一無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一作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刻廿三

韓文一三

下

二六六

和人則寧加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能罷四方作儀閔人仁一作鰥寡不寧燕息人樂主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體一作事異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加俾錫勞去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龍之禾吾僕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一作料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奮肆姁媮上音勃下音俞洪曰和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木何為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一作民兮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一無隴西字公命作東西水門越

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司馬賓佐僚屬將校能寵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

女蘇古和字說文調也楚辭風習習兮蘇媛會闈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拒河

為城其弗合者誕寘聯瑣于河宵浮晝沉舟一作不潛通

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麻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噐

童噉噉上音叶下音呼噉也莊子而我劫衆阻兵慄慄栗

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一有李勉字非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

車來臨遂持一作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董為太和神

應祥福五穀穰如兩切孰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

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扞一作寇偷黃

流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

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一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法

法音雲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

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宴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

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櫛音湍才立也豈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虛加然成谷窪鳥瓜

文清水一曰穴也老子窪則盈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

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

風雨寒暑一作時風雨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

於古而顯於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
振鷺之瀑音僕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
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
所謂曾侯燕喜頌者也一作者於是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民之
老聞者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
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多一作其地凡天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一無侍郎字貶秩而
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他端切臨漢水
升峴胡典切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眉巾切山名江水
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音柳探踰嶺猿狖音所家魚
龍所宮極幽遐瓌公回切詭之觀宜乎其於山水歛聞而厭
見也一作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
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
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洪曰其豪今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為濠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總一作整齊三軍之事一作士統理所

部之亡莫耕切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

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析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辯通敏兼人

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

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
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
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
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
書郎方為之注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
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南
揚公之甥或云恐是博也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
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有一無未知南陽公之文章
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
公可知矣蔚音鬱乎其相扶一作炳切乎其相輝志同而
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
石以紀之一無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
立者十人一人騎一有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
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
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上居宜切馬
絙也禮記執
執羈勒而從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
而驅涉者二人徒而一作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
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一有方
涉二字
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
壺天者一人舍而具一作食者二十有一人一作十有一人
以總數數之是
曾子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

伏

自工

九

矣

負者婦人一作以無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

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馬一作為人

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

又有上者下者一有馬字一云亦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

一有牽者無陸者字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一有

無牽者有陸者字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一有

者字齒也禮記庶人齧之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

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五結者秣者騎者驟者

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一作馬

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有一頭駱駝三

頭驢如駱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

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食尹弓服矢房

甲冑之屬餅盃筮音登筮蓋史記筮一作筮筐筥錡釜上其

又魚倚切三足釜也詩維錡及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

十有一比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

有一每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注曰沈存

有譜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始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

微隱起李商隱詩去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

也白樂天云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

過半局今譜中有是法柳子厚亦有此詩畫記所云彈碁

是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

蓋叢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

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應有趙侍御者

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摸

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

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

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

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自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一作鴛行以進平立睨音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劾胡得數慢必曰丞至以相些訾些音紫訾音訾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泓音宏切演以淺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元和初以前大理評

六三〇

昌文十三

安

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巨禁不得施用一作又喟然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喜字負余則盡枿牙葛去牙角一躡故

跡破崖岸而為文一作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

易桶與瓦墁母官切孟子毀瓦畫墁注畫地也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

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漈音号說文水列衣藪也

號循除鳴斯立痛掃漈對樹二松日吟吟字哦其間有問

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及臨觀一作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瓌偉上公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楊

緒賦王公今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

中丞修閣記

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潮一作揭陽便道取

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

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

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切寄自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

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一作

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

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

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

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

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辭言曰此屋不修且

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

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一作

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

蓋凡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漫莫半切漶音換又音

不可知注漫漶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鮮一作圭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

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其字無為我

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切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

次有榮耀一有者字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

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

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雲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
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配叔父擇木善一作善能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
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
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
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芟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
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益也有文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
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
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
一有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
賀拔如寫以留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
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